

新中華叢書

文藝彙刊

日射病

布寧等著
桐君等譯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Sunstroke & Other Stories

by Bunin and other Famous Authors

新中華叢書
文藝彙刊之一

日

射

病

布寧
君寧
等等
著譯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序

本書包含歐美短篇小說八篇，雖不能說全是這八位作家的代表作，但至少都是他們的力作，被選入傑作集中介紹到外國了的。

我們把布寧的日射病一篇，作為本集的書名，並無他意，只是因為這位沒落了的俄國作家，新近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金的緣故。

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編者

日射病目錄

序

日射病(布寧作桐君譯).....	(一)
運命(亞哈洛年作桐君譯).....	(一五)
戀(烏那姆諾作張萬濤譯).....	(三一)
聖女的真相(亞坡利涅作凌則民譯).....	(四一)
石人(史特靈堡作萬濤譯).....	(四七)
生命的呼聲(哈姆生作林淡秋譯).....	(五九)
沉默的議員(李爾作毛秋白譯).....	(六三)
挪威的大漩渦(亞倫坡作毛秋白譯).....	(九七)

日射病

布寧作
桐君譯

他們在食堂裏用過晚膳之後，便離開了那暖和的，燈光輝煌的食堂，走到甲板上來，在近檣的地方站着。她閉上她的兩眼，用手背支着臉，笑了——一個清亮而嬌媚的笑。這婦人的週身上下都是非常嬌媚的。

「我真是十分地醉了。」她說。「老實說，我已變成瘋狂了。你是什麼地方的人？在三天以前，我一點也不知道你的存在。我甚至於不知道你從什麼地方上船來的。是不是沙馬拉？但是管它呢？你真是個可愛的人兒，那就够了……哎呀，是我頭暈起來了嗎？還是船真在轉灣呢？」

在她們的前面，是一片黑暗和一些燈光。一陣強烈的和風吹到她們的臉上來，把那些燈光都吹到別一面去。原來這隻汽船，在以它那伏爾加船特有的輕快，正在轉一個大灣，向着一個小碼頭而去。

中尉拿起她的手來，在上面接了一個吻。這隻小而香的手都被日光晒成黃褐色了。他想到她在灼熱的海濱，過了一個月的海浴生活之後，在那南國的陽光之下，此刻被那輕裝包裹着的

身體，一定是如何的強健而成赤褐色，——他想到這裏，他的心已爲恐懼和快活弄得失神了。
(因爲她已告訴他是從亞納匹回來的。)

「我們走吧。」他低聲說了。

「走到那裏去？」她吃驚地問。

「在這個碼頭下去。」

「爲什麼下去？」

他沉默着。女子又把手擡起來支住她熱烘烘的臉。

「你瘋了。」

「我們下船去。」他固執地又重說一遍。「我懇求你……」

「呵，隨你的便吧。」她說了，轉身背着他。

船靠近暗淡地點着燈光的碼頭了。它那最後的來勢，使它輕輕地撞在碼頭上，幾乎把他們兩人撞跌在一塊。接着一根繩子，從他們的頭上飛過，那船便被拉回去，水面激起一陣泡沫。出入口邊，發出鬧嚷嚷的人聲。中尉便飛跑到艙裏去收拾他們的行李。

不久之後，他們穿過那沉沉如睡的票房，走上積砂沒脛的街上，路旁一輛灰塵撲撲的馬車，他們便沉默着從那開着的車門走進去了。這條輕柔的沙街，是一個斜坡，漸次升高起來，兩旁有彎曲的燈柱照耀着，但是這燈柱要隔很遠很遠，才有一根。這路就好像走不盡似地長，可是他們終於達到坡頂，過後又在一條大路上走了許久，才走到了一塊四方形的地方，有一些建築物，和一座貯水的高塔。這裏充滿了小市鎮夏夜裏特有的熱氣和香味。馬車走上一家房子的大門前停住了。門前點得有燈，藉燈光看去，可以看見裏面的木製的樓梯。一個臉上鬍子都沒有剃的茶房，穿着桃紅色的襯衫，黑上衣，足上拖着拖鞋，不高興地替他們拿了行李，引他們進去。這一男一女便走進了一間很寬大的屋子，因為白天被太陽一直射到晚的原故，此刻還充滿着悶熱，屋子裏的白窗帷也拉上了。在這屋子裏的梳妝臺上，有兩枝沒有點燃的燭。

茶房剛一出去把門關上之後，中尉便飛急地跳去摟住她。兩人互相摟抱着接了一個氣都出不來的熱吻，他們是這麼的情熱，至於這次的接吻，在若干年後，都還在記得。兩人之中，誰也沒有經驗過像這樣的一吻了。

到了第二天的早上十點鐘時，這沒有姓名的女子走了。她一直沒有告訴他她的姓名。她只

玩笑似地自稱是「偶然相遇的美女。」

這天是一個灼熱的，陽光照耀的早晨。教堂的鐘聲，正在鳴着，旅館前面的廣場上，人們正熙熙攘攘地交易。空氣中滿佈着乾草和瀝油，以及一切俄國小鎮市裏特有的各種氣味。

那夜他們並沒有充分睡覺，可是當她在屏風背後，花了五分鐘洗了臉手，穿好衣服，走出來時，她簡直新鮮煥發，就如像一個十七歲的女孩子一樣。她不好意思嗎？就有也很少。她仍和以前一樣的單純而快活。——已經恢復她的理性了。

「不，不，親愛的，」當那男子還要懇求她一塊兒繼續他們的旅程時，女子這樣回答了。「不行。你得等下一隻船走。如果我們一塊兒走，那就要把一切都弄糟的。那於我是非常的不好。我發誓告訴你，我並不是你心目中所想像的那種人。這回的事，我以前並不會有過，今後也決不再有了。這回我好像是着了魔似的。或許毋寧說是我們好像都得到日射病似的了。」

中尉立即就和她同意了。他很高興而快活地駕車送她回碼頭去。——剛好是趕上那隻正要開行的桃紅色的船。他公然地在甲板上和她接吻。差一點兒船上就把甲板卸下，使他幾乎回不到岸上去了。他回到旅館去時，仍和剛才來時一樣的高興而快活。可是總覺得一切都起了變

化了。那間屋子，沒有她在，就好像和有她在的時候，完全不同的一樣。他的心裏，仍在滿裝着她，他並不介意這個變化，可是，這總是奇怪極了。這屋子裏仍留得有她那最優美的英國香水的香氣，她那沒有喝完的茶，仍舊是擺在那盤子裏，可是她已經走了。……中尉的心上，突然湧起無限的柔情，使他連忙點起一枝香煙，開始在屋中踱來踱去，手裏的手杖不住在長統靴上打着。

「好奇怪的遇合！」他高聲地說了，一面大笑，一面覺得眼淚已浮上了眼睛。「『我發誓對你說，我並不是你所想像的那種人，』於是她就走了！好個荒誕的女人！」

屋子裏那架屏風已經移開了——但是床還在沒有鋪，他便把屏風傘來立在床面前，又關上窗子，使外面的輪聲及市場的鬧聲鑽不進來。又把白窗帷拉上，然後坐在沙發上。不錯，這段露水的奇緣是已經完了。她已經走了，此刻遠在那汽船裏，她大約是坐在那裝置得有窗子的客室裏，或者是站在甲板上，注視着那在陽光照耀的河面，注視着那在下流裏飄來蕩去的小船，注視着那黃色的淺灘，注視着那水天相接的，燦爛的地平線，注視着伏爾加河那無限的河面。他和她是永遠地分開了。因為，他們還能夠有在什麼地方相逢的可能呢？「因為，」他自己想道，「我若沒有一個藉口，怎能够跑到她在的地方去，怎能够走到她和她的丈夫，她三歲的女兒，她的家族，

每天過日常生活的地方去呢？」

那女人住的市鎮，在他看來，好像是一個特殊的，禁斷了的地方一樣。他一想到她要在那地方過她寂寞的生活，也許時時都在想念着他，重憶他們這一次短短的奇遇，而他自已却又不能再和她相見，這思想使他憤恨，使他驚怒。不，這是不可能的。那簡直是太瘋狂，太不自然，太荒誕了。他覺得沒有她在，他的生活，簡直是空洞，這思想使他十分地絕望和恐怖，他真苦痛極了。「他媽的！」他復又站了起來，在屋裏走來走去，自己這麼地想，同時努力地不拿眼睛去看屏風後面的床。「我到底是怎樣了？這樣的事，這又不是第一回，然而……到底她真是有一點比其他女子特別的地方嗎？或者我們間發生了什麼特別的事嗎？這事真像是受了日射病一樣。沒有她在我的身旁，我到底怎能够在這個洞裏，過這一整天呢？」

他仍在記憶着她的一切，就連最細微的小地方，都還存在於他的記憶中；她那陽光曬黑了的樣子，她的衣服，她強健的身體，她那天真的，鮮明而快活的聲音等等……她那女性的嬌媚，使他感到的快感，還在非常強烈，可是此刻在他的心裏，已另生出第二的感覺來了——一個新的，不可解的感覺，這個，當他們在一塊的時候，他並沒有感覺過，而且這是在他前一天，當他遇着她，

認為這是一個偶然的奇遇，一個露水的姻緣的時候，他自己決不會想到他能有的感覺。可是現在他却沒有一個人，可以告訴他此刻的所感了。「最糟的是，」他想了，「今後我也不能去告訴任何人！我懷着這樣的追憶，這麼不可解說的痛苦，怎麼能在這伏爾加河畔的窮鄉，度過這沒有終局的日子呢？那載着她去的汽船，便是沿着這條河面去的呀。」他非做一點什麼，把他從這苦痛中救出來不可，他非想法子去散散心不可，他非到別的地方去不可。於是他決然似的戴上帽子，拿起手杖，沿着走廊走去，長統靴上的踢馬刺，鏘鏘地響着。他走下了階坎，走到大門來。可是到什麼地方去呢？

一輛馬車拉到了旅館的門前來。車箱坐着一個青年的，服裝整齊的車夫，在那裏悠然自若地吸煙。顯明地他是在等什麼人。中尉向他注視，自己惶惑而驚訝起來。人們怎麼能這樣悠然地坐在車箱上吸着紙煙呢？怎麼能這麼地一點都沒有感動，一點也不關心呢？「我想在這全鎮中，怕沒有人像我這樣悲慘的了。」他向着市場走去的時候，這樣想了。

市場上的交易，已經快完了。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原故，向着那家畜們新排出來的糞堆上，在那幾車幾臺的胡瓜，和幾堆幾堆的壺盤中走着。坐在地上的女人們，互相競爭着，一個賽似

一個地，盡力想惹起他的注意。她們拿起盤盆，用手敲着，表示那物品是如何的結實，同時男人用震得他耳聾的聲音，喊着說：「這是最上等的胡瓜，老爺。」這種情況，是這麼的無聊，這麼的滑稽，終於使他逃出這方場了。他又走進教堂裏去，那裏合唱隊正高聲地，決心地歌唱着，好像自覺是在盡一個職務似的一樣。接着，他又無目的地隨步到一家小小的，灼熱的，沒有修整過的花園裏來了。這園子是在一座懸崖上面，崖下正是銀鋼也似的大河。

他的軍服上的肩章和釦子，已是熱得不可耐了。他帽子的內面，全是汗溼，他的臉上，就如燒着似的。他便轉回旅館，很欣慰地鑽進那又大又空，而且涼快的食堂裏去，很欣慰地脫下帽子，坐在開着的窗子前，一張小桌子旁邊。熱氣從外面送了進來，可是非常通風。他要了一碗冰水。

在這誰也不知名的鎮市裏，一切都平安無事。幸福和快活好像從任何事物都鑽了出來，甚至於從太陽的灼熱，市場的臭氣裏都感得到。就連這家老舊的旅館，都好像滿裝着喜悅。可是他一個人的心，却是已破成粉碎了。他喝了幾碗燒酒，吃了一條鹽漬的，和着荷蘭片的胡瓜。他覺得如果上天顯示一個奇蹟，叫他能够把她叫回來，兩個人一塊兒過一天，就過今天這一天，專只為的是他可以向她說明，向她證明他對她的這個苦痛的，崇高的愛，那麼，他就明天死也無所躊躇。

了。可是「爲什麼要證明呢？」「爲什麼要使她相信呢？」他也不知道爲什麼緣故只是這事比他的生命還要重要。

「我的神經已經成了粉碎了。」他斟到第五杯燒酒時，這麼說了。他把一小瓶酒，喝得一點不剩，希望藉此可以麻木他自己，希望終於把他這個苦痛的，崇高的愛忘了去。可是不惟不能忘掉，反而增漲起來了。他推開冰水，另外要了一杯咖啡，開始抽着煙，十分緊張地思索起來。現在他怎麼辦呢？他怎樣才能够免掉這個突然而生，不期而來的愛呢？免掉這個……但是他自己只有明明地知道這是不可能的。他突然地，迅速地站起身來，拿起帽子和手杖，問明了到郵局的路，便匆匆地走出去了。想在郵局去打的電報內容，已經成熟在他的心裏：「今後我的全生涯，到死爲止的全時間，都是你的，都受你的支配。」可是等到了那厚磚砌成的老建築物面前，——那郵電兼辦的處所，他又暗然地站住了。他知道她住的市鎮名，他知道她有丈夫和一個三歲女兒，可是他不知道她的名字，也不知道她的姓氏。昨夜當她們在食堂裏夜膳的時候，他曾經問過她好幾次，每次她都笑着回答說：「爲什麼你要知道我是誰呢？我是馬利馬雷拉，那童話中神祕的仙女公主，或者是偶然相逢的美人，這還不夠嗎？」

在街上附近郵政局的一角，是一家照像館的陳列窗。他在那裏站了很久，注視裏面掛着的一張軍官的像片。那軍官帶着瓣形的肩章，兩眼突出，前額低凹，非常高華的鬚鬚，很寬的肩頭，胸前掛滿了勳章。當一個人的心被日射病擊着——是的，擊着他此刻已明白了——的時候，當他的心懷着太偉大的愛，感着無限的喜悅的時候，一切事物，看去是如何的近於瘋狂，是如何的滑稽，是如何平庸得可怕！他又看着一對新夫婦的像片——一個穿着禮服，打着白色橫結的青年，頭髮剪得很短，直着身體，手臂上挽着一個白色披紗的女兒。他的眼光，又轉到一個美麗而活潑，頭後戴着一頂學生帽的女子。

於是，心裏豔羨着這些不知痛苦的人們，他的兩眼，釘着街路的下手望。「我到那裏去呢？我到那裏去呢？」這個困難的，不能答的問題，裝滿了他的心靈了。

街上空空地沒有一個人。兩旁的房屋，都是一個樣子，中等階級的，二層樓式的白色住宅，前面各有很大的庭園。可是盡都鬧無生氣。步道上堆着白而厚的灰塵。沐浴在灼熱的，火焰似的快活的陽光之下，使人的眼睛眩暈起來。太陽的光，此刻好像有幾分下火了。在遙遠的地方，這街高昇起來，溶在那晴朗的，一點雲也沒有的，灰紫色的地平線裏去。那光景有一點南國的風味，使人

斯脫波爾——想起亞納匹來，這個他實在是不能忍受了，於是，他因為光強的緣故，低着頭，半閉着眼睛，緊張地注視着步道，中尉一偏一倒地，長統靴上的踢馬刺互相撞着，往後退回去了。

他回到旅館來時，十分的疲倦，就好像他在土耳其斯坦或者大沙漠中，行了盡日的軍似的。他最後鼓一股勁，走進自己的大而空的房間來。房間已經整頓過了。她所留下的最後的跡印，除開她忘記拿去，放在桌上的一顆髮針而外，已經沒有了。他脫去上衣，在鏡子裏望了一望，照出被太陽曬黃了的皮膚，漂白了的鬍子，兩眼帶藍色的白仁，因皮膚變成黃褐色的緣故，更覺得白——照出一個極普通的軍官的臉，可是此刻却是狂亂而興奮。在那穿着薄薄的白襯衫，帶着硬領的那全身的姿勢上，現出一股哀感地的年輕，和淒慘地的不幸來。他隨即倒在床上仰臥着，兩足放在床欄上。窗子是開放着的，外面的百葉窗也還沒有合上。時時有一陣微風，把熱氣吹了進來，還有那外面房屋頂的熱氣，與夫煥發的伏爾加河旁鄉村——此刻已沒有一個人，沉默而荒涼的鄉村——的氣味，都一齊跟着吹進來了。他臥在床上，兩手支着頭，向空間注視着。他的心裏，正描畫着一個朦朧的南國的景象——陽光和大海，亞納匹。接着他又想到一個與其餘市鎮不同

的市鎮——她住的那地方，此刻大約她已經到了那裏了，自殺的念頭，固執地浮上他的心來。他閉了眼，覺得熱淚已來到他的睫毛上了。

過後，他終於睡熟了。當他醒了轉來，看着那紅黃色的陽光時，他知道時間已是黃昏。那時風已不吹，屋子裏就如火爐似的燥熱而氣悶。昨天和今早上好像已是十年過去的事的一樣，他不慌不忙地起來，不慌不忙地洗了臉，拉上百葉窗，按鈴要了一壺茶和他的賬單。來了之後，他消磨很久的時光，在那裏和着檸檬喝茶，於是他命人叫了一部馬車，把他的行李搬上去。當他走進那褪色的紅墊子的座位去時，他給了旅館的茶房五個盧布。

「老爺，昨天晚上也是我拉你到這裏來的哩。」車夫拿起繮繩時，很快活地這麼說了。

等他們走到碼頭的時候，伏爾加的河面被夏夜的蔚藍色籠罩着了。沿着這河，點綴着各種顏色的許多光線，船桅上的燈光也明亮地照耀着。

「我剛好接着時候把你拉到了。」車夫討好似地說。

中尉也拿了五個盧布給他，買了票，走到停泊的地方去，那船正和昨夜一樣，接近碼頭的時候，輕輕地撞了一下，同樣地使人覺得一點兒眩暈，即刻繩子從頭上飛過，船稍稍退回去時，聽着

一陣飛起白沫的水響……

這隻燈光明亮，熱鬧非常的汽船，發出食物的臭味，看去好像異常的親密而愉快，幾分鐘後，它已溯河而上，向着今早帶着她去的方向走去了。

遠遠的地平線上，夏夜黃昏最後的光線，漸次消失下去。把它們那各種顏色，懶懶地任意地反射在河裏。在那微微起着漣漪的水面上，處處作起明亮的光帶，頭上頂着一個暗淡的蔚藍色天空。各處的照耀着的光線，在黑暗裏閃爍着，好像在倒退地游泳着似的。

在甲板上一個遮陽下面，坐着中尉。他覺得已老了十年了。